

夫梅，始自花光仁老。宋朝哲宗时，僧住衡山花光寺。老僧酷爱梅，唯所居方丈室屋边亦植数本。每逢花发时，辄床据于其下，吟咏终日，人莫能知其意。月夜未寝，见疏影横于其纸窗，萧然可爱，遂以笔戏摹其影。凌晨视之，殊有月夜之思，因此学画而得其无诤三昧，名播于世。山谷道人叹之曰：“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，但只欠香耳。”士大夫有请数年而未得之者，有不求而自白者。老僧画时必先焚香默坐，禅定意静，就一扫而成。人或难戏之曰：“昔子猷好竹，师何僻于梅乎？”老僧正色曰：“真趣安许轻薄子所知耶？”问者悚然。老僧之所传五六人，独补之精通妙理，逃禅居士是也。老僧有一千二百余本传于世，临终作《披风洗露寄山谷》，谓之绝笔。

总题上下相迎，不要齐枝，枝横处短，扶低过后，苍榔休惜，嫩三叠两，折更交奇。

总论初学画时，以瓶置梅，以灯烛其影，脱其古怪，求其新意，庶可知其写之性也。叠花如品字，发枝若羽飞，蕊须分上下，花头见偏侧。副枝如丫，有其疏密，分其大小，一左一右，则成天理。

述梅妙理写梅、作诗其来一也，名之虽异，意趣实同。古人以画为无声诗，诗乃有声画。是以画之得意，犹诗之得句，有喜乐忧愁而得之者，有感慨愤怒而得之者，此皆出一时之兴耳。画有十三科，梅独不在其列。所以喜乐而得之者，则枝疏而槁，花惨而寒；感慨而得之者，枝曲而劲，花逸而迈；愤怒而得之者，枝古而怪，花狂而大。此岂与众画类耶？有“意懒山无色，心忙水不清”之句，凡欲作画，须寄心物外，意在笔先，正所谓有诸内必形于外矣！

指法作梅意须先定，发笔如运斧，起枝处用小指按实而行，鹤膝处停笔求意，发枝处急如箭中鹄，停笔安花，势宜品字交加，宛如鹿角，亦如虎爪，副枝处以身随体运，如墨浓淡，求其龙鳞，分其阴阳，见其四面须要，浑如真树。此乃用心之妙矣。

论枝枝须分其偃仰，花须分其阴阳，偃如覆釜，仰如新月，一阴一阳则成花，一仰一覆则成枝。五年则有鹤膝，十年则有龙鳞。枝欲疏老，干欲清癯，曲如斗柄，势若屈铁，肥不拥肿，瘦不枯槁，枝须抱体，干欲随身，梢欲混成，枝欲古意，刚柔相加，阴阳相应，始成梅矣。

论花花卉之中，惟梅最终清。受天地之气，禀霜雪之操，生于溪谷，秀于隆冬，淡然而有春色，此岂非造化私耶？然今贤士大夫咏之不足，而又画之幽绝，故可知矣。瓣虽五出，花有八般，有正背而开，有侧而绽，有倒而拆。或有谢未谢，或有色香藏白，有破萼吐心，皆出于丁点耳。丁者，谓一丁之事也；而为蒂点者，谓三点而为房。面当发其七须，背欲露其四五，萼须缀其三点，点欲生其一丁，丁欲妆其嫩枝，枝欲抱其老木，木欲点其龙鳞。欲知其古节

，节欲生其鹤膝；欲画其朽心，心欲生其苍苔。苔欲浓，心欲静，心虽病，意欲润，若能先于此，后学当纵横妙用，无施不可也。

难花枝须立其意老，花须成其意逸，逸且欲花真，花真如楷字。影发七须，其中者一，欲长外傍，欲短中长，生于花心，食之味酸，乃结子之须，其中者一，欲长外傍，欲短中长，生于花心，食之味酸，乃结子之须也；侧短者出于花侧，食之味甜，放香之心也。人或难之曰：“梅之须，不下数十茎，今只画七棘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六出、四出谓之棘梅，乃村野山中生之，或木之受气不清而然。独五出者，禀冲和之气，有自然之理，故画之。”难者骇然曰：“信公不谬矣。”

论梅花光之花，其蕊须丁点端楷，丁欲长而点欲小，须欲坚，萼欲偏，枝不可独发，花不可乱生，多而不繁，少而不疏。枝槁则欲意润，枝曲则欲意老。花必须相向，枝必须相依。其心欲缓，手欲速，墨欲淡，笔欲润。蕊欲圆而不类古，枝欲瘦而不类桃，似竹之清，如松之秀而成梅。

口诀传梅口诀，性本天然。笔有石力，去莫迟延，蘸墨淡薄，不许再填，起笔放逸，曲怪如颠，仰如新月，曲如弓弯，转如曲肘，而纵似箭，连老若龙，角嫩似钩，竿枯似丁，折条似直弦，枝如铁戟，花无十全，弓梢鹿角，助条忌繁，势体自在，花大如钱，闹处莫闹，闲处莫闲，嫩如鼠尾，分新旧年，气条无萼，助条指天，枯无重眼，一刺一连，枝无重犯，须分后先，花心钱眼，须似龙髯，花有六六，反侧正偏，倾仰覆谢，独春朝元，大放小放，吐雨含烟，小偏大偏，傲雪愁烟，羞窝背发，先春状元，如愁似语，吸露啼烟，骷髅带露，左偏右偏，离披双背，带雪愁岚，弄晴蘸水，横暖江寒，椒包蓓蕾，蕊缀珠圆，正萼五点，背蕊一圈，若作其蒂，如蚕吐绵，正须挑七，一须争先，吐三背四，过则为愆，适无画意，笔法精妍，须择智者，轻不可传。

论梅之病碎枝繁杂，起笔大颠，交枝无意，嫩梢十字，弓势不成，梢无鹿角，阴阳不分，嫩梢多刺，枝无条理，则花无次序，贯枝重叠，老嫩有花，节如苍眼，刺无副笔，重枝过节，枝无重轻，气条有花，挑心卷杂，正背大小，雪雨花新，梢同一体，去笔再填，梢如死蛇，写景无意。

续论梅之病三十六事起笔大颠，交枝无意，梢无鼠尾，枯有重眼，屈曲重叠，不分阴阳，枝无变态，老处无所，当闲却闲，从枝交杂，身无轻重，枝老却繁，气条包椒，椒嫩梢多刺，花盛不落，繁无正背，梢重根轻，身无神气，丁势不分，鹿角枯槁，起条英蕊繁胜，刺无副笔，花无肥瘦，枝不抱体，后梢过前，梢条同体，花无四面，嫩梢双花，枝嫩垂地，老嫩挑心，繁卷停笔，竹节下笔再填，不量地步，写景无景，枝梢十字。若能知病，何患不造其域？

墨梅指论古今爱梅君子，与写真为花，传神自出一家，非入画科，名曰戏墨。发墨成形，动之于兴，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，方成梅格。如在竹篱茅舍间，江上溪桥畔，山巅水涯，只欠香耳。但要观之，不足咏之，不足精神，潇洒出世尘俗，此梅之得意入神，非贤士大夫，孰能至此哉？后学知此趣者不可轻泄，须欲得其人，则可令夫写梅。为梅修史，为花传神，当先观地势，次择中书纸墨，然后试墨浓淡，扫枝分干，紧捻三指，全凭小指推移上下。笔法自大至小，头不可尘，各分浓淡，老干枯健，嫩梢潇洒。亦须气象清致，梅干不老，便同桃李，老干带浓，多枯节眼，就节分梢，嫩枝带淡，无十分妆点。老干苔藓，枝无十字，若到十字交加处，便须用花蕊遮藏。枝分女字，梢多向上生，少向下生，所谓：“嫩梢如发箭，花心似虎须”。根无气条，条无花丸，老干嫩条，浓淡精神，笔法不弱，此写梅之逼真也。夫梢有弓梢、鹿角、斗柄、鼠尾、鹤膝、海棠、鹰爪、荆棘等梢势。要掺先俱分左右，且如弓梢斜上，横来一梢谓之弦梢，两边小梢谓之箭，此弓梢也。鹿角，朝上多用梢干相朝是也。蜂腰，梢头尾分枝是也。鹤膝，梢一上一下是也，翘空而发是也。斗丙，梢象斗发，枝多向左边是也。鼠尾，斜上发枝，垂下带直是也。鹰爪，梢乃短梢，就曲分枝是也。海棠，无。荆棘，梢无萼。其余小梢，视一时之兴，自有妙处，不能备述也。花开五出，各以名兴：萌芽、柳眼、麦眼、椒眼、虾眼、蓓蕾。正为古老，背为骷髅、髑髅、孩儿头、女子面、丫头、鹿唇、兔唇、傀儡、蜂儿、蝴蝶、仙人捧镜、状元结巾、浥露、顶雪、吹香。正背偏则向阳正半，半背正偏，阴阳临风，侧向照水，粉蕊弄香，攒三簇四，或上或下，正开花蕊，各须分晓，繁而不乱，有前有后。此述梅之真趣尽矣，后学君子当熟玩之，何患不成纵横自然？故述此以助好事者云。

扫梅十要一要得意下笔，二要水墨浓淡，三要枝分左右，四要横斜上下，五要老嫩相兼，六要下笔不填，七要有花无花，八要花分疏密，九要枝分女字，十要十字藏花。